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略卷二十四

撫治上

徹處夷人疏　李賢

臣聞帝王之道在赤子黎民而禽獸夷狄夫黎民而赤子親之也夷狄而禽獸疏之也雖聖人一視同仁其施也必自親以及疏未有赤子不得其所而先施惠於禽獸者況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聖人忍爲之哉初見京師達人不下萬余較之畿民三分之一其月支俸米較之朝官亦三分之一而賞數過之傳曰朝無幸位則食者寡此又非幸位比也夫以有限之粮而資無限之費欲百姓富庶而倉

廪充實未之有也近因連年荒旱而國家之用則不可缺是以天下米粟水陸並進歲入京師數百萬石而軍民竭財殫力涉冒寒暑風霜苦不勝言往往中途枕藉而死者不可勝計而達官坐享俸祿是奪赤子之食以養禽獸仁人君子所以痛心若夫俸祿所以養廉也今朝官皆實關俸米一石備邊所以禦侮也今邊軍長居苦寒之地其所以保妻子禦飢寒者月糧而已糧不足以贍其所需欲其守死不可得也今若去此達官臣愚以為除一害而得三利焉何則計達官一歲之俸不下數十萬可以全生民之命可以贍邊軍之給可以省京官之俸蓋此屬貪而好利

叛服無常今來降則坐享其有是以其來之不絕者中國誘之也誘之不衰則來之愈廣一旦邊備有警其勢必不自安前世五胡之亂可不鑒哉是故聖人以禽獸畜之其來也懲而禦之不使之久處其去也守而備之不誘其復來其爲社稷生民之慮至深遠也近日邊壓數驚而達官群聚京師臣常恐懼不能安寢伏願 陛下斷自宸衷爲萬世長久之計乞勅兵部將達官漸次調除天下各都司衛所彼勢既分必能各安其生不惟省 國家萬萬無益之費而又消未萌之患矣

招撫流移與實京畿疏 商輅

臣聞河南開封等府并南直隸鳳陽等處地方近因水患田禾渰沒所在逃民動以萬計其諸有司遇有逃民到彼者一切驅逐不容若果能驅令復業固為美事但恐窘迫地方及素無產業或係在逃囚犯寧死道路不願復業之人被所在官司驅逐急迫無所依歸必致失所致生他變今水患已息仍慮逃回則異日雖欲復行招撫必不肯從去留之機實係於此臣切照畿內八府所屬一百三十餘州縣自草場莊田及軍民屯種之外其餘荒蕪未闢之地足為逋逃萃聚之區者未嘗無也特以當事之人諉不為之所耳臣愚伏乞勑令戶部榜示中外凡有志復業者則令

復業其不願而無所歸者聽便分投設法賑貸仍又行移所司遇有逃民到於所在者先籍其名氏以稽人數之多寡次量其鄉村以考田畝之有無如某州田地數少逃民數多則發於有田州分某縣田地數多逃民數少亦將別縣逃民遞相分撥或某州可安插千人止留五百人某縣有田千頃止撥五百頃蓋人少易於賑恤餘田以備將來其口糧種具或暫借官儲出給或勸令富民假貸俟其收成照數追還俱聽撫按等官設法整理從宜處置仍尋常往來撫綏及時勸課俟三五年後生計成立有家可戀有土可懷然後計戶定差度田出賦清軍勾匠隨所設施合

新附之户籍增舊收之版圖强本安邦莫善於此

議土官襲職疏

土官赴京襲職本成制也然亦有鎮總等官勘明具奏就彼承襲者又有赴京具奏因人争襲發回保勘者又有為無保勘公文發回病故者又有無會奏緣由發回候會奏至日另行本人稱奏情願在京守候者天順八年節奉詔書內開雲南貴州廣西湖廣四川土官有告承襲者務從公體勘定名會奏行令就彼冠帶襲職不必來京中間如有循私不公許御史糾舉罪坐原勘令御史為玘奏令土官子孫循例赴京襲職亦可馴服其心其意固善但土官

衙門設在極邊齎牒往回動經萬里中間貧富不一資費匱乏及至京師負累多方經年延慢乘以狡獪之夫肆爲罔利輒萌誘取以致遠人蒙其陷害衙門被其玷汚是以朝廷洞察斯弊特開恩例是乃懷柔遠夷革弊省事之良法也若如馬㢤所奏俾知朝廷之盛自足以消其邪心而前項於彼不便之事有所不免夫豈懷柔遠人之道哉乞罷其議如制便

撫治荊襄疏　王恕

荊襄一帶山林深險土地肥饒刀耕火種易於收穫各處流民僧道往往逃匿其中用强刼奪置立產業官吏不敢

科徵里甲不敢差遣以致驕慢日生縱橫日熾荼毒生靈謀為不軌仰賴 皇上聖德神威賊寇俱已殄滅茲不乘時處置抑恐餘孽復滋重貽後患臣請得而備陳之襄陽府惟房縣僻在萬山之中離府八日之程所轄地方有歇馬大市螃蟹溪格擻坡潭頭坪馬腦關扒峪梯兒崖豆沙河湯家河洞庭廟玉女廟長口鄉口馬欄青峰壽陽柏林前坪洪坪等處土地肥饒道路險阻各處移流人戶任彼潛住者不下萬數近者賊首劉千斤等一起悉皆響應比先年間因見本縣山水險惡流民數多盜賊不時生發所以設立一千戶所在彼守禦後因節將官軍餘丁差遣各

邊備禦征進押納漕運之用止留老弱殘疾之人不堪防
禦致賊窺伺剽惡且其地方溪水雖多灘險峻急舟楫不
通貨運艱難乞將本所原調各邊備禦征進押運糧官軍
盡數掣回本所操守城池根捕草賊遇賊生發易為調遣
攢殺其該所原發運糧官宜從巡撫三司等官計議於各
衛另行照數撥補若均州地里當四方之中與竹山房
縣上津鄖縣谷城光化相為唇齒本州地方流民視竹山
房縣等處流民不相上下彼此犄援自然之勢本州原設
一千戶所官軍一以守禦本處地方一以控制附近縣分
永樂年間奉勅脩理宮觀一應備邊征進軍糧等項俱不

差調官以太嶽太和山宮觀所在用工則今災歉如前[illegible]
間縱有損壞用工不多查得本所實有食糧正軍一
千餘名餘丁三千餘名雖有輪班脩理之名其實[illegible]在
閑分將正軍摘數令其在城操練從[illegible]此或遇有各處行
隣近縣分賊盜生發聽巡守等官調度剿捕各處行遣方
有警及正根并與不許託調其餘丁三千餘名照舊輪班
脩理遇有人眾遊逃之時仍令正軍盡數用工此乃保障一
方軍民防護各山宮觀之善術也又若均州南漳谷城竹
山鄖縣上津房縣等處荊州府當陽遠安等處俱有各處
流移逃避之人帶領家小在彼耕種潛住為非均房二處

各有千戶所當陽離夷陵千戶所不遠惟遠安縣西北抵
房縣千戶所五百餘里南抵夷陵千戶所二百八十里東
南抵荊州三衛三百四十餘里又離荊門南當陽等州縣
俱各窵遠况本縣止有里半人民遇有生發絕無救援照
得已革荊州護衛官軍見存荊州三衛帶管莫若於內查
取叫近遠安者摘調一千戶所在彼與民相兼脩築守禦
地方如全所不勾就於別所湊撥遇賊生發隨即撲捕庶
軍威彼此相接而盜賊不敢輕動矣然又有可慮者房縣
南漳穀城襄陽四縣荊州府當陽縣地方接連陝西四川
河南疆城廣闊道路險要因無巡司盤詰以致各處流移

逃遁人等往往來彼開種結菴停藏爲非如房縣板橋山穀城縣石花街南漳縣七里頭襄陽縣油房灘當陽縣漳河口俱强賊出沒流民經行之處務必每處設立一巡司僉點弓兵一百名令其往來巡視凡住種年久附籍已定之民聽其生理其不肯附籍者發回原籍造作非爲者挐送治罪以至僧道之徒亦皆善以處之蓋控制有人則流移不敢聚衆關防嚴謹則賊盜日漸消沮此自然之勢也至若設立官職以備非常而要害之衝尤宜加意今均州竹山鄖縣上津南漳穀城棗陽光化宜城當陽遠安等州縣所設官員俱係裁減然此州縣土民雖少而地方實廣

況其間流民軍餘與土民參雜住種者其數甚盛詞訟紛紜盜賊生發良有以也今因官不全設凡有公差考滿輒委雜職官員署事非惟不能幹辦公務抑且因而浸漁百姓乞將前項裁減衛門州設同知一員縣添設縣丞一員令其撫安人民緝捕盜賊不惟撫捕二事責有所歸而一應公務舉無所失矣

止夷貢疏　倪岳

臣觀撒馬兒罕所進獅子乃夷狄之野獸非中國之所宜蓄留之於內既非殿庭之美觀置之於外亦非軍伍之可用兼以餵飼之費與夫錫賚之物俱係內帑之財帛百姓

之供億且獅子之真僞皆未可辨借使是真亦不免以彼無
用之物易此有用之財倘或非真豈不受遠人之欺貽天
下之笑且以啓夷人窺伺之心以爲中國好尚之所在殆
非所以發揚聖德之光輝補益治平之實效也臣等切爲
朝庭惜之盖因各夷先次得利而去以致今次繼踵復來
今若不爲豫處則今次既去再次復來一處既然各處倣
效以朝庭懷柔之仁固不計此小利其如夷虜貪得
無厭何哉臣等嘗聞聖帝明王不寶遠物故周武王時西
旅貢獒召公致戒漢文帝以千里馬獻者下詔却之載之
經史傳美萬世而我 憲宗皇帝成化初年亦嘗降旨諭

止朝鮮白鵲海青之献　皇上踐祚之初首頒明詔禁止各處鎮守等官進貢以杜擾擾之弊既而放禽鳥縱鷹犬旬日之間屏逐無遺弘治元年迤西夷人進貢金石等物却令帶回本土雲南鎮守太監王舉欲進寶石等物嚴中禁絕蓋取於彼遠近稱頌以為聖德無愧與成湯之不殖貨利同符於前世由是而終始惟一雖堯舜之聖何以過此今未及三年而[illegible]貢鎮巡官員又將撒馬罕所進獅子要行起送臣等仰窺聖心必不納此無益之物以為聖德之累但恐何以先年事例為言容其到京則所經道途騷擾必多費賜猶勞須從舊例況本處進貢使臣例該於陝

西甘肅驗放起送即今見一起哈馬力丁一十八名到京
爲因後起使臣未到未及題賞其經從海道雖有先朝特
旨止是准令回還未嘗許從入貢今若聽其從海而來則
後次倘有附近本地浮海商夷詭稱本處差來入貢則旣
無勘合又無印信何由知其眞僞就使的係本處差來使
人則旣從陝西又從海道冒濫差人糜費財帑終無窮已
且又令其習知海道啓意外之虞乎卽今地方水旱相仍
人民窮困顚乃疲中國以供遠夷費有用而易無用臣等
愚見深爲未便伏望　皇上念生民財力之艱難察夷人
詭冒之姦計斷自宸衷阻其使臣盡卻所貢仍差行人一

員馳驛前去沿途體訪隨其所在司府以爲宴勞給與以嘉答其意整其原來舡隻以便撐駕回旋以帖服其心仍請勑一道曉諭阿黒王謂爾忠敬之心朝廷具知但差人進貢只依成例量備駝馬從陝西陸地以達京師其獅子鸚鵡不係常有之物不必遠涉海道來進如此則遠方夷醜知明天子之所爲有非彼之所能測然後益脩政治益崇俊良使家給人足禮樂興行邉域無警萬方賓服如此則雖四靈畢至未足以增光盛治矧一律獅夷獸亦何足以爲明時之輕重哉

止進獻疏　　韓文

臣伏覩天順八年詔書各處今後不許進貢鳥獸花木及本處一應所產財物誠不寶異物之盛心也今朝鮮國兩月之內三貢禽鳥雖小國效順然不應將此玩物頻數來獻其意蓋謂朝廷所尚者珍禽奇獸故博取頻貢希求厚賞況以禽獸微物奔馳千里之遠勞民動衆彼此煩擾若不禁止非惟彼國不知詔書禁止之意抑且窺見朝廷嗜欲輕採厚取久將起侮狎玩殊非王者撫馭外夷之體書曰不寶遠物則遠人格伏乞 聖明留意焉

處置夷情復國土以繼封爵疏　王越

臣伏覩 勑諭曰哈密城池累被土魯番殘破夷衆見在

苦峪等處寄住經略累年尚未克復竄安不至彼與鎮巡等官從長計議處置務將城池克復夷衆安插得宜不孚玆重任宜輸誠效忠殫心竭力多方調度隨宜區畫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俾夷虜讐服地方寧靖以紓朕西顧之憂

臣等竊惟鎮邊疆者當率舊章服夷狄者當用世族哈密乃

聖祖開創之國陜巴實殘元的派之孫夫何鄰夷不道攻奪殺虜城池空虛致勞王師遠討今彼既悔罪哈密當復若哈密不復則苦峪難守苦峪不守則肅州之外皆爲敵境此所以貽九重西顧之憂也臣等濫膺委寄敢不殫心竭力以成久遠安攘之圖但興滅繼絶自古帝王經

治天下之大道事體甚重力行甚難臣等才識凡庸經畧
宏規悉照廷議舉措其間委曲事情量從簡便伏望聖明
勅令兵部仍會多官計議或臣等所言可行或別有良策
具請聖斷早賜綸音臣等仰遵廟筭俯察夷情進止遲速
隨機審處期得夷衆富强地方寧靖庶盡臣等犬馬報稱
之愚茲者會議得處大事貴乘其勢懷夷狄在順其情哈
密自始封忠順王脫脫已故無嗣王母守國被土魯番速
壇阿力將王母并金印虜去國土殘破後都督罕慎恢復
舊疆甫及成立尋被速壇阿黑麻殺害國勢益微朝廷爲
念哈密乃 太宗皇帝所封之國不忍坐視絕系以陝巴

係安定王的派與忠順王俱係成吉思支派差人於曲先地面撫取前來襲封王爵今其繼守哈密未幾又爲阿黑麻所虜朝廷震怒遣將拘留之使顯絶西來之貢西夷諸國歸怨本酋又因兵臨哈密天威遠振本酋畏禍方復送還陝巴獻還城池遣人納欵雖今月綸音未達於酋耳往時殊錫未入於窮虜情誠僞有未可必但本酋今已奉書通貢悔心頗切善念方新若使復見近日勑諭賞賜必愈感激納欵有加此正勢有可乘機不可失之時既該各官審據哈密三種大頭目供稱陝巴根基正大情愿輔助守國別無異詞且察陝巴語言器識頗優夷類足以壓衆

其同宗根基再無可立之人要將陜巴前去哈密住守不候土魯番貢使到來意在早建安攘之策少收繼絕之功必其計慮周詳處置停妥一成不壞保無後艱且各官俱領經略重寄責在紓憂敢不殫心竭力自貽其悔所據陜巴既已准其仍封王爵其先降金印冠服等物及陜巴求請之數相應給與其先隨前去夷人必須選發精壯者一千餘名沿途防護及到彼守禦方保無虞各夷所種苦峪田禾亦聽其量分家口收割以資食用又須責諭奄克孛剌即便管領回還哈密併守毋令留戀別土至於哈密城池多歷累遭兵燹殘廢殆盡動調軍夫與之脩築險遠可

歷今各夷欲自整理必須量給以助其成口糧牛具種子舊有定例亦須驗給令自變遂事體亦便其奄克孛剌既與陝巴心志未孚終爲後釁與之結親誠爲通好釋嫌善計都督拜迭力迷失等乃哈剌灰頭目原非哈密之人最爲狡悍毋藏禍心令陝巴初立羽翼未成若令本夷阿去及將家口給還各夷無所顧戀倘生叛意外邇强虜哈密之害有不可言必量爲處置以除腹背其回回等項頭目寫亦虎仙等及罕東赤斤所屬城堡番達頭目或協守哈密或爲哈密聲援與夫小列禿野乜克力乂罕禿等夷俱與哈密輔車相依不與賞例似爲缺典況陝巴復國之初

正宜溥其恩禮以結諸夷以敦和好各官又已自行措辦不勞內帑與此大典奚借小費凡此皆區畫妥據之術下以帖服夷情上以寧安宗社爲計之得孰有外於是哉

邊備疏　　　余子俊

照得求討書籍一節考之唐玄宗之世吐番遣使求毛詩春秋禮記正學手體烈以爲與之書使知權略愈生變詐非中國之利尚書裴光庭以爲吐番久叛新服因其有請賜以詩書庶使漸陶聲教化流內外體烈徒知書有權略變詐不知忠信禮義皆從書出於是玄宗賜以詩書今照董卜求討前項書籍臣以爲成都記即成都府誌書也二

府之形圖關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與之使其知成都之地方也方輿勝覽天下之形像關隘於此乎載不可以此與之使其知天下之地方也其餘書籍可以與之誦讀使其知忠君親上之道佩仁服義之節若或不與彼來朝之人亦於書肆之中亦不甚難因其請而與之可以固結其心書籍係董卜所無有朝庭所未賜臣不敢以私與乞勑禮部計議將董卜所求書籍遣人量加頒賜因而勑令將舊維州地方退還保縣彼必感恩知報可免西顧之憂矣

增重國體疏　　余子俊

臣觀武選清吏司呈日照得四方夷狄自開國以來開設

衛所及宣慰宣撫安撫招討長官司等衙門百餘年間恩
威幷舉朝貢各有期限賞例各有等差懷柔之道曲盡無
遺凡四夷赴京朝貢有印信者即與印信番文無印信者
自有白頭番文連方物俱赴沿邊應該起送衙門差通事
幷官舍伴送前來爲求盡彼忠敬朝廷之禮近年以來有
等小通事自恃其能專務誘取間有不與者輙行交通來
路通事幷伴送官舍巧爲詞說以動其心代寫番文奏進
及至考其所奏事理率皆謬妄之言只得勉爲撫諭略其
罪責非惟無以增重國體抑且貽笑外方臣嘗思之通事
之說本爲傳譯四夷言語以通其情不可妄爲加增亦不

可由爲臧肖今小通事懷奸至此法律不原但無指實未可究治乞將今年見在朝貢夷人求討番文行令小通事逐一面勘要見所進番文係是夷人自寫即給筆墨令其重寫如其不能就爲追究代寫何人及所得何物將來路通事并伴送之人有無知情通行送問奏請發遣至於夷人姑宥之罪諭以禍福其餘應行事宜如印封報名引見之類與夫大通事小通事傳譯勘審之要俱各精審無遺使奸人知所警懼夷人不被惶惑則國體增重而外人敬服矣

保固地方疏　　余子俊

臣奉勑諭命臣以彌盜安民之術選將練兵之方與凡可以裨補軍機重務者條陳以聞臣謹會同鎮總等官計議奏請其一曰衞國二曰保民三曰彌盜四曰安民五曰選將六曰守隘臣聞陝西城池自古無水宋時東引龍首渠水以入城隨復湮塌我朝成化六年復西引濇河之水自古地夾八頭起脩石匣一座樽節放水二分到於西門穿城而過足充居人之用多餘者泄出城壕然年復一年積滯過多淤沒之患勢所必至且係三邊根本親藩所在不可不慮莫若從本城西北角地勢低窪之處開渠一道以泄城壕之壅餘水經過漢時故城以達於渭不過三十餘

里節財省力實在於此此衛國之計也初渭南華陰縣民告稱延慶境外即係河套正統初年守臣會圖深井之地圖場空闊易於打獵水草便利易於孳牧土地肥饒易於屯種因而築城取名安邊營以為守備之處其實窺利營家之意多保障地方之意少厥後達賊踏氷入套所在守臣不過束手閉門而已成化以來官軍寡弱又不如前后守臣計議量撥官軍看守深井舊城以為截殺之所將安邊營大勢軍馬移入中山坡深溝兒就險守備天深溝陡崖邊墻牢固官軍易於戰守軍民易於轉輸縱有達賊在套而我軍且耕且牧無復為虞遁者陝西布政司欲將各

縣成化十三年馬草起運新安營利倉民皆稱便而乃爲延綏守臣所阻欲以此草仍送深井百姓不堪臣覽所告隨考得寧晋伯劉聚都御史王越建議安邊之策內云延邊西路定邊二營正統初年開創俱係平漫沙漠難立墻塹近年於定邊東空添築永濟小堡按伏馬匹及鎮靖堡軍馬原守塞門今移於畢家堡前項五營堡俱各水苦且遠人馬多病內定邊新興安邊永濟四營堡賊易窺見虛實軍馬難於出入但鎮靖堡已行奏允仍守塞門其餘四營堡俱各邪移就險而守定邊營接連寧夏花馬池我固便利彼無隣援不可動也惟將新興堡移於迤南古昹海

螺城安邊營移於迤南邊營中山坡永濟堡移於迤南上紅寺鎮潮堡不必那回塞門却移於迤北白塔澗口海螺城中山坡上紅寺多是削山為城俱有門禁即可搬移遂漸脩理其白塔澗口就恍灘河迤南之險其河深二三丈遠百餘里事成之後則定邊新興安邊永寧寨靖邊鎮靖龍州八營堡之地以守則固以戰則利況常年必須民間運納谷草今只令納戶就彼採野草自足供給此保民之計也臣觀淳化縣三水縣其地切近石門山與鳳翔鞏昌漢中等府幷隴縣俱山林曠闊實為藏賊淵藪所在流民多有隱匿罪犯拋離鄉土倚恃山林刀耕火種以成家業

官司區處備豕為禍況蘭縣親藩所在知縣正官猶且不及百戶品級所以行事之際難與軍衛抗衡為今之計莫若於淳化縣大義等十六里開設三水縣立知縣等官而隸汾州陞蘭縣為蘭州立知州等官以隸臨洮金縣即隸蘭州然後令流移之民各附籍於本州縣各充里甲自置田地從輕起科此彌盜之計也延慶沿邊一帶正統初年埋立石界軍民依界種田不敢纖毫違越近年營堡多有移出界石之外遠者七八十里近者二三十里越境種田致招賊寇邊禁既已懈弛民人剗遭劫戮況自邊墻至煙墩如清水營一帶中間多有百里者此弊一開末流其何

防乎萬一被把總官員將地土關占派令軍人代種或因歲年旱澇人有逃亡而徵租無逃亡則往時覆轍可鑒爲今之計當思穩策之舉比之兵連禍結勞民傷財孰爲輕重况堅壁清野古人禦寇一策即今陝西地方災異非常人心洶洶特政未宜合行嚴禁此安民之計也有十萬人之將如都指揮以上之類有萬人之將如指揮之類有千百人之將如千戶百戶之類陝西地方拾萬人以上之將能稱厥任者雖不多見其萬人千人百人之將容或有之此等官員非軍功不陞但中間或有故被奸徒排陷構禍不能申理者或遇勘問官員畏避嫌疑不肯辨明者以致

大至禁錮誅戮小至帶俸差操在在缺員職此之故今後此等官員得罪之後果能改過自新撫按從公奏保不許輕易施行其所保官員或仍違犯者終身不錄如此則人有自新之路政無不舉之理此選將之計也商州所屬山陽縣坐落地方鄖陽鎮所管西裏地方南有箭河口北有竹林關地里隔遠山林險惡人烟稀少俱係客商往來上津鄖縣必經之處最爲要害盜賊竊發常被阻截往年王彪火蠍兒等已有不軌之萌去年張才李文學等又有殺虜之迹幸而先機覺察皆已就擒即今無籍兇徒私犯茶鹽仍無忌憚及照鎮安縣地方兩河口要害大略相同必

須預為處置方保無虞乞將山陽縣附郭鄷陽巡檢司移於箭河口將鎮安縣附近三岔巡檢司移於兩河口其三岔原隸鎮安縣管轄者俱各不動及於竹林關開設巡檢司僉撥弓兵一百名商州四十名山陽鎮安各三十名竹林關與鄷陽俱隸山陽則兒禎失山林之勢地方無腹心之患此守隘之計也

遼陽時務疏　　王崇之

臣聞禦戎狄之道守備為本城池器械守備之具也將帥士卒守備之人也遼東為東方重鎮各城有守備等官有屯宿軍士城池修理之料軍國造作之需各有軍餘造辦

既有其具又有其人宜乎軍威振揚武備修舉也奈何邊官應勤者少貪惰者多不修兵備不恤士卒軍需物料多營於私室練操人力皆疲於私役甚至侵盜賣放之弊不可勝言所以城池失修器械不備士馬疲弊紀律廢弛修理操練有名無實凡遇撫按等官點視指稱修理反又科害軍缺則雇人頂替器械多那借應點惟務遮掩遂爲得計前此之弊在在有之如遼陽一方大鎮也有六衛官軍有四千馬步有都司以下統之有將官以臨之臣嘗一一點視如城中鋪舍多無門牕搽口間用土坯灰刷四月之間操軍十日一隊之中嘗少數人馬軍可以調用步卒疲

弊不甚明甲可以禦敵胄甲不能遮體軍馬器械大率類此推究其故輒稱邊方多事未暇脩理公差數多卒難備辦大鎮如此小處可知平居如此遇警可知今北虜大衆逼近我邊窺伺日久倘卒然有警邊備如此可爲寒心但積日甚久無從稽考難以一一參究往日廢弛固不可究自今脩整不可不急乞勑該部計議行移鎮巡等官嚴督所屬及時修理如法操練士卒謹慎烽堠及將見在不堪兵甲查照舊例奏請兌換堅完器械替出不堪之數官爲修理既不勞重置辦亦足遇警克敵仍令各衛今後除軍器有例每季查盤外如盤鐵木植氈尾灰等料供資軍國

重務每季各將收除實數開報撫按等官以備稽考年終
仍委布按二司官員查盤若有短少就將經該官員參以
侵欺之罪其巡撫等官亦要不時點閘如城池器械等項
不完者將衛所官以從加懲治立限完報都指揮以上官
住俸督催完日照舊支給操軍數少查有役占者于礙總
兵參副等官一體參究如此則法令嚴明人知警懼緩急
得以濟用奸弊可以少革矣臣又訪得遼陽山東土人少
種田土專一採取人參榛松圍獵野獸為生數年以來多
被本處上司及衛所官員指稱進貢人參等項或散布疋
或給銀兩使令部屬官舍到於各寨百般逼迫科擾土人

不勝其苦近時因見境內人參榛松缺少不甚又多私役附近軍餘出境採打販賣以規厚利常被賊人虜殺互相隱匿不報各處又有等軍餘出入潛將鹽米包纍刀箭甲葉陰於墻下空對去處與夷人易換貂鼠參松等物透泄事情啓惹邊釁多由於此及各衛所官員又指以打採杉木買辦皮張爲由差派餘丁不下五六百名查得每年進用杉木止該十箱人參三百斤狐狸皮張暫時買辦不多衛所官員却乃多方科擾目今前項出產地方被賊擄虜室廬空廢田畝荒涼不能存活正宜厚恤伏望將各項供應暫且寬免以紓民力以革擾害待賊情稍寧之日行令

照舊採辦仍乞轉行本處鎮守巡撫等官通行所屬嚴加禁約及督令地方墩營巡守人員晝夜加謹巡察今後如有私役及縱容軍餘出境採取及將刀箭甲葉與夷人交易致生邊釁者許被役及知見人等徑赴撫按官處指實首告正犯旗軍人等置為枷號滿日與守臺巡哨俱照律例問擬發落私役官員并地方該管軍職一體參拏問廢官軍知所警懼下人免其疲勞亦杜邊患之一事也洪惟聖朝愛養臣民官有常祿軍有月糧此外又有折俸鈔貫冬衣布花恩至渥矣遼東阻山隔海官軍俸鈔布花皆仰給於山東河南十一衛自山海關陸路運到河南十四

衛自登州海船運到兩得利便照河西常勾給散河東拖欠數多者蓋以陸路無虞海運廢弛也查得舊制遼有海船一十二隻官吏奉職依期運到雖全伍軍士皆獲飽煖近來船隻多損壞者無人脩理鈔布拖欠者不肯補還至成化十三年海運不通官軍絶望 祖宗制度廢弛盡矣以故軍士凍餒流離缺伍者多官員剋軍自養廢職者最信乎其然也如驛遞塩鐵所軍俱無月糧止賴賞賜土官達官間有半俸又係無子人數專領俸給又無巡哨守臺晝夜在邊尤為艱苦近因各處災傷荷蒙 皇上憫念元元遣使發倉賑濟所以固邦本重民命安地方也今遼儲預

備少積別無賑濟官軍合得糧餉尚不可得不無有孤恩典查得自成化十二年前共拖欠官軍俸賞鈔六百一十一萬三千一百七十錠布七十七萬二千六百餘疋綿花二十八萬二千一百餘斤先該撫按官累次奏乞令布政司起倩車輛運送及暫量價值折銀補還戶部議得陸運艱難節行本司查勘定奪造船備運補解去後但彼處官員視為泛常略不用意夫衣食切於人身不可一日有缺今遲以數歲不能補給致此處有饑寒之苦彼處積無用之地陸路既稱艱難海運見今無船則窮邊官軍何所仰賴哉臣聞遼東舊時收成糧食頗賤商賈販賣易換有無

尚不免於饑寒今兵荒相仍商賈少通使軍士號啼饑寒以此饑寒之人不惟難馳鋒敵之下亦恐生意外之慮合無不爲常例將前項拖欠鈔布等項行令山東布政司官存留在彼就作官軍俸給查有見在銀兩照數折觧或令布按二司分巡分守官員公同估計置備便易委官觧送前來以救邊方一時之急仍乞將六歲布花鈔貫另爲處置或暫折收齎銀兩運來支給候造有船隻之日照舊海運如此則邊軍得目前之濟免饑寒之苦臣又聞食者民之天不可一日缺也故洪範八政食貨爲先子貢問政孔子告以足食爲首民生最重邊方尤急所以戰勝攻取守

固皆賴於此聖朝垂意邊備因遼東屯糧不足發銀糴買召商上納欽命巡撫官以總督之布政二司官以分管之柰在前官員職任重大者多好逸惡勞卑微者惟畏勢貪利甚有寅緣為奸乘機逐利撒放糠粃穀豆糴買腐爛倉糧官銀多歸於富家錢糧虛報於紙上近因積弊多端特命給事中御史等官查盤辯驗奸弊敗露一清積弊邊軍稱快但刑罰雖加而事勢無及粗腐虛闕於貧軍未蒙實惠折追拖欠於富商不肯還官闕地腐爛相積邊境急缺糧儲如前屯等處倉粮不及半年之用海錦等衛有十年之積寧雲等堡全無一月之支今遼陽城中每銀拾兩止

糴米二石五斗前項堡分每官價銀一兩作米一石或八斗尚少人上納近因賊情緊急巡撫總理糧儲官不得已恐缺軍餉會議於定遼金復等處十一衛軍餘輸運動調一萬餘人往迴一二千里每米一石雇脚盤費多者要七八十錢少者亦不下五六十錢河東之地遠近騷然各官雖用心催儹但山澗險阻車輛不通止是牛驢馱負力疲財殫亦難畢集事勢至此尤爲可恨欲減米數恐虧損官銀欲增脚錢恐庫藏缺乏即今傳報聲息不絕設若大軍屯駐日久轉運艱難逼迫緊急使餘軍逃竄山林疲餓累死不惟重傷人命亦且大誤邊儲厥後河間攸典尤難爲

用乞勑該部行移巡按總理糧儲官員相度賊情緩急酌量路途遠近聽其隨宜增減米數脚力多方措置以濟急用以恤人難至各倉拖欠折罰糧數行令布按二司管糧官躬詣各處枝追先儘犯人財產變賣上納或令照依時價折納銀布入官另為處置以便目前支給俱先定與限期完報今後整理糧儲亦要斟酌地方庶乎邊備克修

停止鎮守內官疏　孫仁

竊惟雲南自古羈縻之地而不通於中國之法蓋其犬羊之性順之則臣逆之則叛勢使然也故求大治者聲大亂之基置不治者乃深治之法雲南在今日可謂大治矣臣

竊以爲可憂者彼刀耕火種非深耕易耨之區背負肩挑亦無舟車輦載之利自食其力且弗堪矣而況管轄之司寧加羅網賦役之法繁如中州可耕之地盡爲軍衛之屯不毛之所尚供縣官之賦且夷民不親官府不識錢數逼把火頭之科取一倍不止十倍里長保家之包納今年逆指下年又弗堪矣而況土官視爲外府取利不遺於錙銖流官思係遠方歸計務及於囊橐捕兵之擾未見賊面而各寨傳食一空猶陪之俗槩指賊蹤而平民償贓數倍又不堪矣而況總兵之莊戶不逭於下邑同宗之長幼亦擬於總兵大管小管之吏索公家僅取乎虛名豪軍豪民之

冒附重差獨歸於下户又弗堪矣奈何而又重以鎮守太監之標手甘言悲詞之求討上之所予者未一分而下之所取者已十分軍官伴當之催收公之所入者或二倍而私之所詐者亦一倍總兵官有庄田為世守也而太監亦有庄田受人投獻果何為乎朝廷之歲入止千金念遠人也而太監乃歲取柴薪等項折銀至十千獨不念乎此固以為舊規而不疑也然豈聖明之所有乎又況把持商稅包占漁户私通土官之賄遺飭索官軍之答賀起落寶石之官銀採取大理之石器强奪民田妄追子粒廣修宮觀擅立生祠以民田供香火以官糧折馬料習以為常而無

所忌此豈聖明之所與知乎誠大弗甚矣夷性本無常
而縛之者文法太密土地本無出而取之者門路太多計
日以窮亂日以長今日掠某村明日擄某寨撫之旋叛歎
之愈熾前日安銓鳳朝文之變今日帽峨蒙自之賊患已
形矣若其人可以漢法繩檢多官鈐制古聖王之智豈不
及此哉失今不圖寬恤恐九重南顧之憂無時而已也茲
遇 陛下明見萬里高出百王將太監杜唐取回升以違
法科取等事通行會勘革正以蘇一方之痛使獲更生夷
民易感不勝歡頌但人防飽虎去而餓虎來僅存赤骨又
將無遺髓矣夷民易感又不勝驚懼臣切惟雲南鎮守非

洪武永樂之舊制始於宣德年間之權設然亦不虞無益有害流弊之至於斯也雲南雖係邊方然有黔國公世守其土已足爲朝廷腹心之託非他省比也又有巡撫以總之巡按以監之三司以領之諸軍衛有司以承之責各有歸事無不濟鎮守太監誠得已之冗員也夫官多民擾在中國猶以爲病而況邊夷乎況近遭安鳳之變被災者室廬未復接濟者債負未償值此盜起用兵之際民已不堪命矣而又可以此重困之乎縱使安靜行事不襲前弊然奔役之勞供役之費已不貲矣況未必然乎 陛下法祖愛民之一念 皇天后土寔所共鑒遐方窮谷罔不皆知

乞追復祖宗舊制憫念邊徼殘民將續差鎮守太監暫且停止姑候數年安集之後再以議增亦未晚矣如此則邊民深感寬恤之恩益勤尊親之念守在四夷而中國永安矣

民情四議

蔡清

一福建多山路山路多險阻如浦城縣仙霞等嶺及福清縣常思嶺上官常所經行猶或詫爲險峻抑不知此猶通衢大路也其險甚處上有懸崖峭壁百十仞下則有不測之坑谷泉瀉其中聲如震雷而僅以盈尺之板或半腐木支架其上以度甚可危也又或林木蒙翳披一[illegible]而行又

數十百步不見天日與探虎穴無異甚也木葉草刺粘
帶襟裳當時平無事行者無譁呼追迫之聲猶若未甚害
不幸如去年漳賊溫文進倡亂不三四日抵安溪縣縣民
匆卒委棄貲產奔入泉城欲從陸行則恐賊扼其隘萬無
一生姑投溪舟而人衆利先溪險舟小不足多任載胥及
溺皆無辜之民也可勝痛哉夫橋梁道路亦王政一事諸
葛公倉皇立國於蜀日不暇給猶以此為務今職方內地
皇風清穆百餘年而此等事有司猶視為度外設使溫文
進輩稍有黠鼠之智不離穴以即平地則官軍數十萬其
如不得方軌不得成列之徑道者恐亦未能勦絕如此之

易也況雖幸無虞而行旅之出於其路者犯涉難危亦有官君子所當留心者竊意可於歲事稍豐之日令有司督諭當地大姓或照里甲圖分相地勢所便以次分治之非必大動工力大抵皆有成蹊如傍崖之徑元用木度則去其腐且小者易以堅且闊者或架方樓于其上又善奠其木則收之左右無窮也若林木叢翳處則刋之焚之使獸蹄稍遠行人不至卒與虎狼遇也今之大姓家有餘資而濫費於滛祠何限此等在在有之若令舍彼爲此督諭向方蓋未必不幡然樂趍也未必皆勞鞭笞也如民力不足雖佐以官錢亦可也其於有事之日兵民尤爲大助一福

建僻在海隅去京師近萬里民間所貢方物如白糖樟腦
荔枝龍眼之類是其本土所有近京去處所無者有司科
民當地買辦貢上天府自是不易之制也亦有如牛皮雜
皮生鐵肥猪鵝之類若悉本色則路費難矣是以有司例
科銀兩僉付解戶入京買辦遠方之民乍一到京四無知
識莫知所從於是京中有一種名攬戶者就而與交其主
家鋪家亦皆通情有素欺其單弱多方誘誤將銀權買貨
物稽期圖利者有之或貨物少大意或酒色蕩盡却轉誘他
人補此負重復誆誤者有之廿甚至有誆迯無所追究者解
戶之害或破家或亡身更貽累 亦親屬仍及有司耳目所及

可以指數額爲申請諸朝改立定規自今但近京所有色物只令所在有司科解銀兩交納内府此等物民既可以就京買辦官有見銀亦不難爲措置矣庶幾奸民無所滋其惡良民不至受其害有司亦易以了公事且省無名之費增備有用之需以此法斟酌通行之天下或者其可乎福建屬郡人民自永樂宣德以後多有田已盡丁已絕而其糧猶在者名爲無徵洒泒其故何也蓋時事推移田産潜入於豪右上下欺蔽有司莫爲之分明歲復一歲遂不可柰何又有一種恒産奸民元田不失一段額乘造冊之勢買囑里書飛入絶户妄指無徵又在洒泒富家則厚享

無窮之利貧民則虛受不根之害此何理哉又有自傾墜
其先業者妄減元田糧數與以糧輕易售逮其漸次賣盡
寸土無存而虛糧在戶多者不下數十石此其人固不足
恤爲其子孫者亦云艱哉至於生存無計挈家逃亡里書
又作實無徵造報矣如此等弊蒂固根連若不大爲釐正
民俗實無由清愚意丈量田畝之法終在所宜行也但得
人爲難耳抑聞此弊今日在在有之天下皆有終不可清
之弊事我一天下僧田之多福建爲最舉福建又以泉州
爲最多者數千畝少者不下數百以無君無父之人無飽
食煖衣之奉何所不至而吾良民旦夕疲筋骨曾無卓錐

之產者何限各處無徵田糧洒派貧民者又何限其僧田爲豪右巧計僭據者又何限經云君子裒多益寡稱物平施若以今富僧與貧民較之可謂不均之甚矣且古有限民名田之議況於僧道乎宜請諸朝量減寺院多餘田畝分給貧民爲業亦古者授民以田之意或以補無徵糧田亦所謂截長補短之意此其所大利者民也官也其謂不利者特僧道耳而終莫决意舉行不知其所顧惜者何居

議江西地方疏　楊一清

制禦賊盜與禦戎少異居常保障防遏在於本處官兵鄰近土兵不過暫時調用此等客兵雖得應援之力亦有侵

掠之虞不得已而用之急之恐失其心緩之難戢其暴要在威賞兼濟方免後艱總制一人固難獨謀必須委用三司官員若操練民兵護守城郭招集士人以為鄉導此正守巡之事誠使督率有道隨處皆兵人自為戰昔人創置旗鼓之法義營團結之倫今鄉村屯寨未必不可依倣而行然豈專事刀筆文法之吏所能為哉訪得廣信府永豐縣守坑軍兵弋陽縣橫峰窯打手贛州府寧都信豐安遠龍南太平等縣大石伯洪二堡善射弩手俱各數經戰陣聞敵不怯其餘府縣亦有大戶子弟各官酌量招調相兼攻勦但要嚴號令明賞罰彼既各顧身家兼以貪得官賞

量與應點之兵大有不同且使調來土兵有所鈐制矣樂平餘干各賊出沒險阻去處必須把截視其地勢或高壘石牆或深掘壕塹斷其散出四面遙震聲援其切近賊巢如安仁貴溪弋陽德興浮梁等縣民快機兵若一槩調用恐賊乘虛刼掠宜各存留把守浙江開化直隸休寧婺源等縣俱與餘干樂平山勢連接道路相通合行各該鎮巡嚴加把守預防不測其都昌九江湖口等處臨湖近江恐從此奪船走避亦須集兵防守江西腹裏原無烽堠各枝官兵道路隔越恐難應援宜處給銃炮火藥以壯軍威仍於高山峻嶺去處設立峰堠瞭望遇有緊急互相策應兵

部申明捕盜陞賞則例已極詳盡江西等處未審有無該載又止為官軍及應捕之人而設其非應捕而能捕斬賊盜者尤須優其陞賞又聞江西之盜即係鄉民其大家富室多與相通或為窩主本方良民豈無知識今宜出示諭以禍福開其自新除有名賊首不宥外但有曾為盜賊窩主及令家人等項與賊合者即便赴官出首與免本罪若能設法奮力擒斬者悉依常人給賞擒斬賊首及獲賊數多者照例論功授以職事其賊夥後有攀指贓私悉免竝不追究若隔省徵調土兵其土官親信頭目恐不許來者宜行兩廣總督鎮守務以地方為重坐委有名官舍頭目

管領彼爲身計自能挑選精銳給賞從厚該管土官及頭目庶幾樂於應命矣